





本书由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

A Sketch History of Modern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本书由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

A Sketch History of Modern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王 川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王川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406 - 7612 - 4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职业教育 - 教育史 - 西方国家 - 近代 IV. ①G719.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285 号

责任编辑: 常丹琦 戴 森

责任技编: 吴伟腾

封面设计: 陈国梁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 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400 000 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 000 册

ISBN 978 - 7 - 5406 - 7612 - 4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8762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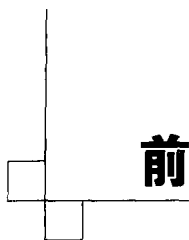
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 管理委员会

- 主任：**胡国华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广东省广播电视协会会长
王屏山 广东省原副省长、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沿海地区）编委会原主任
- 副主任：**张泰岭 广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巡视员
朱仲南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华同旭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
杨柏生 深圳市教育局原局长
黄尚立 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
王桂科 广东省出版集团总经理
- 成员：**许建国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管理处处长
李夏铭 广东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何祖敏 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



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 评审委员会

- 顾问：**许嘉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连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王国健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赵学漱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尚立 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曾宪志 广东省出版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审
- 主任委员：**何祖敏 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副编审
- 成 员：**苏式冬 广东教育学院教授
唐 迅 广州大学教学与师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张积均 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审
郭 鸿 广东省教育学会秘书长、特级教师
麦 曦 广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特级教师
刘劲予 广东教育学院教授
郭思乐 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冯增俊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伍柳亭 广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高凌飏 教育部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惟粤 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编审
曾大力 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审
周伟励 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审



前 言

据说，一有人类出现，教育就产生了，并且要伴随人类社会共始终。于是，研究人类教育活动在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中的表现、特点、规律就是所谓“教育史”的任务，研究中国人的教育活动在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中的表现、特点、规律就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人以外的教育活动在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中的表现、特点、规律就是“外国教育史”。以此类推，研究西方人在近代社会历史形态里的职业教育活动的表现、特点、规律就是“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

教育这种活动，目的性很强，按主流理论解释，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统治者需要的人的活动，基本功能是把“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于是在很长时间里，教育都十分注重于“知识”的传授，注重于前人经验的学习。如今，一些“现代”教育理论抛弃了“知识学习”论，认为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儿童身上，当儿童成为他自己的教育活动中的主动者时，他才能真正获取知识。不管怎样，教育的主体（儿童）重要还是教育的客体（知识）重要，这都牵涉到哲学、

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牵涉到教育的主体论、认识论、价值观等。让我借用柏拉图的隐喻来说明教育的终极意义——

有许多人住在一个地下的洞穴里，这个洞有一个通光线的小口，一直通到洞穴里面去。他们从小就在这里面，腿和脖子都被锁着，所以他们不能动，只能看着前面，锁链使他们的头不能转过去。他们的上面和背后有一堆火在远处熊熊地燃烧着，在火和这些囚犯之间有一条高高的通道；如果看过去的话，就会看见沿着这条通道筑有一座低墙，好像是演木偶戏的人在他們面前设的一块幕布，要在这块幕布上表演傀儡。可以看见有许多人在墙上来往，背着各种器皿，又有由木头、石头和各种材料做成的各种动物形状和影像出现在这墙上，其中有些人在说话，有些人则沉默着。这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只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或别人的影子，那些都是火投射在洞穴对面的墙上的。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实在的事物，才察觉到他此前一直是被影像所欺骗的。如果他是适于做卫国者的哲学家，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责任是再回到洞穴里去，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给他们指示出来的道路。但是，他想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那么清楚，而在别人看起来，他仿佛比逃出去以前还要愚蠢。

现在就给教育出了一个难题：是教会这些人在洞穴中继续生活，维持心理的和物质的原状不变呢，还是教会他们怎样走出洞穴，认识更广阔、

更真实的世界呢？前者是有关现实世界文明的教育，后者是有关寻求真理、探索无限的教育。显然，文明世界的教育和探索真理的教育，二者之间在目前以及看得见的将来是无法统一起来的，两者之间的紧张正是教育的终极意义在今天仍然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尽管在柏拉图时代这似乎不是个问题。

自柏拉图以后，教育就被分成了追求真理的形而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谋生糊口的形而下的“职业教育”。前者是探索真理、寻求无限，后者是传授现实世界文明社会的生存技巧。很不幸，后一种教育落入了低人一等的境况。在人类刚刚进入满足温饱的社会之后，精神层面的追求就成为高智商者的游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甚至可以鄙视物质层面的享受，用精神层面的高人一等让你自惭形秽，职业教育就从此开始了被边缘化的过程。

大约过了两千多年，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享受是天经地义的事。通过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为社会同时也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形而下的职业教育，自然成为资产阶级迫切关心的议题。但历史遗留下来的自由教育成为当时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底仍然光鲜无比。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与自由教育、文雅教育的斗争中壮大的。

非常遗憾的是，职业教育在中国也属于边缘

研究范畴。在显赫的高等教育、霸道的基础教育面前，学生以职业学校为卑，教师以教职业学校学生为耻，领导以分管职业教育为辱，学者以研究职业教育为贱。所以，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处于荒芜境界，职业教育工作者（理论的和实践的）处于长期的迷失与焦虑中，职业教育史的冷板凳更是无人愿坐。

历史是人类回顾自己成长的镜子。这本书在写作时，我不断感慨的是，在短短的几百年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上，曾经有这么多的哲人奉献过如此辉煌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思想和情怀，有这么多的大师为职业教育留下了如此丰盛的著述和文字，并且设计出精彩纷呈的职业教育制度。回到教育的本源去看待当前的职业教育问题，会有一个新的视界。这就是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结构有三个方面的要素。

首先，时间范围界定在“近代”。根据解构主义的解释，“近代”是一个很模糊、很抽象、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词。在教育史学界，对教育历史的断代划分也存在诸多意见，本书无法也没有能力评判其优劣，就借用世界史的断代划分，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17世纪叙述起，之前的“类似”职业教育活动就只好笼而统之地一锅煮，名为“西方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止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本书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往往过多地受到历史上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断代划分都是以世界史的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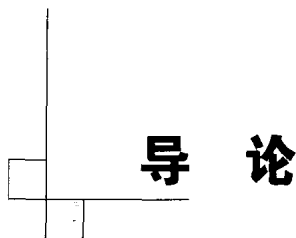
为准，很少注意到科学技术层面、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影响，以致教育史大多成为政治史的附庸。在本书中，力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关注影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经济因素、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因素，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潮也将是本书落笔的重点之一。

其次，空间范围限定在“西方”。按照主流话语权的解释，西方是指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给中国人留下过深刻而痛苦记忆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家（如八国联军），特别是在今天仍然把握着强势话语权的几个主要西方国家。换句话说，本书的“西方”是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一言以蔽之，本书研究的是西方国家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来对教育功能从“形而上”重新回归到“形而下”的本原上来的看法（思想）和做法（制度）。

最后，方法论确定为“叙述”。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教育发展史，常常喜欢宏大叙事，喜欢观点先行，然后找数据或材料来证明观点，并由此得出规律，以期警示后世。法国学者雷蒙·阿隆（1905—1983年）说过一句话：历史有规律，但没有历史规律。研究者应该用事实而不是思辨、用细节而不是观念来叙述。我不反对历史的教化作用，只是希望在叙述中呈现更多的再现、适当的思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有自己的看法，恰恰相反，有自己观点和看法的作者往往我们都视之为大师，只不过如今研究各种各

样历史的中国学者中“大师”太多、太滥而已。

如今，教育理论研究渐成显学，职业教育研究日渐升温。但在研究主题集中、史料收集相同、叙述缺乏个性化语言的大环境中，要写出一本读者喜欢、同行认可的著述，确实困难重重。尽管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准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拙著，可以肯定地说在职业教育制度的追述上难免有不少遗漏甚至误读，在史料收集和处理上或许还有许多遗憾甚至失误，在对前辈先贤的职业教育思想评述上或许还有力所不逮之处，在文笔描述上或许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只好留待将来作者理论水平提高、资料收集更广之后再行修正。由于资料的关系，本着“有话（资料）则长、无话（资料）则短”的原则，书中涉及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的介绍自然也有繁有简。在此之前，许多专家学者已有西方职业教育史方面的著述，我参考了他们的真知与高见，都在注释和参考书目中一一列出，在此深表谢意。本书如有一些洞见，也是前人已经做了大量铺垫工作的功劳；如有谬误或曲解，那完全是我的责任，与他人无关。本人仅希望拙著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盼同仁在外国职业教育史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大作来。



导 论

—

21 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在国际国内教育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非常遗憾的是，“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的内涵，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教育大辞典》将其定义为“传授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涵义有两项，一是“仅指培养技术工人类的职业技能教育”，二是“泛指为谋取或保持职业而准备、养成或增进从业者的知识、技能、态度的教育和训练，不仅包括技能性还包括技术性的”，即与“职业技术教育”（Vocational - Technical Education）同义。^①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又被称为“职业和技术教育”（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或被称为“职业教育和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197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18 届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把“技术和职业教育”（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作为一类教育的一个综合性术语使用，其

^①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第 2032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内涵除了包含教育职能之外，还包括技术和有关科学的学习，以及掌握与社会、经济各部门的职业有关的实际能力和知识等。

由于科学技术与发明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受重视，生产实践中很少应用，农耕文化也不太需要技能技巧，因此当西方列强挟持“奇技淫巧”征服儒家文化时，国人逐渐开始了对西学技术的顶礼膜拜，并开始了传授这些技能技巧的广义职业教育。在清末，职业教育就是“西学”、“洋学”，就是掌握技术一类的“末”节，人们看重的还是学习道德修养的“中学”之“本”。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滞后，与职业教育概念类似的术语有“实业教育”、“生活教育”、“技术教育”等。20世纪50年代之后，我国一般把“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等同起来，其细微差别在于前者培养“干部”，后者培养“工人”。1998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体系的又一次归类划分中，与电化教育或教育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关的内容，被划分为“职业技术教育学”或“教育技术学”。

在1999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提法。这说明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与一百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职业教育已经从过去单纯指一个人就业前的教育培训，向在职培训、就业培训和转岗培训渗透，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

1996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

训统统归并于“职业教育”范畴之中。《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的教育培训就是“职业教育”。第二章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指出：“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这说明我国目前所使用的“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包含①普通教育的职业技术入门教育；②为在某一职业领域就业而做准备的职业准备教育；③作为继续教育一个方面的职业继续教育。

本书中所使用“职业教育”这一术语，包含了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三个层面的内容。^①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技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劳动力素质中的“技术”含量往往是职前培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人就业的前提条件；二是教育过程与培训过程又有区别：前者偏重于学习一般生产过程的原理，注重各行各业的原理讲解和理论阐述，注重受教育者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后者要求受训者掌握必要的谋生技能技巧，强调具体生产（服务）活动的实际体验；三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眼光看，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三者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本书中“职业教育”的涵义包括了“职业和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等多个术语的含义，特别是与目

^① 参见马庆发：《当代职业教育新论》，第1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前大量使用的“职业技术教育”含义基本一致。

西方职业教育史从学科渊源上分析，应该是西方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学的综合（边缘）科学。不过，职业教育史现在已取得了独立地位，它既不是按照年代编纂的职业教育知识，也不是用职业教育发展统计数字点缀的历史叙述。职业教育史不仅反对任何知识的单一化，更重要的是它坚信人类职业教育活动不仅取决于政治，而且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因此本书特别强调 17 世纪以来西欧和稍后的美洲殖民地教育发展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因素。

中国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认为，研究专题史（如职业教育史）不仅仅需要单纯提供史事，而且应该尽可能阐明所研究专题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相互关系。其用意不是单纯告诉读者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分析某一事件出现或者采取某种措施及其成败的原因。每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都知道，探索事实真相及其原因，远比简单地叙述所谓的历史事实更冒险和更易于陷入迷途。所以说，分析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阐明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分析导致这一发展的因素，与只提供历史数据，或者只介绍职业教育发展的事件，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职业教育发展既受社会外部各种因素影响，又受职业教育活动内部规律制约。

二

纵观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在其外部影响因素中，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人文环境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致历程是：17 世纪的科学家已把希腊人的一些问题用

新的数学的和实验的方法给解决了，18世纪的技师和工匠则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希腊人从未想到的问题，19世纪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则联合起来，他们通过动力工程、化学和电学把科学与技术牢固地融合到生产过程中，科学与技术从那时起就成为人类活动所不可或缺的了。

1. 科学技术为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富内容（可能性）

西方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无疑与人类的科学知识积累、技术更新发展有密切联系。近代科学是与文艺复兴接踵而至的。当古代科学从神学和“七艺”中分离出来，逐渐分化成为今天人们熟悉的众多科学门类时，人类创造和探索的本能渐渐取代了上帝的思考，因为这种本能不断促使人类去思考自然和探索新事物，不管这种探索有用与否。艺术是创造本能的一种表现，发明也是一种表现，科学本身也许只是这种创造本能的又一种表现，尽管科学创造的是观念而不是实用的或装饰用的物品。

近代科学借助于古代流传下来的数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开始了人类最伟大的一次探索。但是不管怎样，发明事物和工艺，与发现它们的本质和规律，这是两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进行的活动。在人类文明史的初期，它们就是这样进行的，虽然随着知识的增长，它们日益趋向于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在这一历程中，先后发生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作用主要是在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上，工业革命的突破则在实践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17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了，正是在这方面，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工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质。然而

科学与这时期的历史的关系，绝非只限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新式社会正在形成，同中古时代的固定个人身份和社会责任相比，它强调自由和个人事业。这个社会，因为它的利益受到阶级和国家的限制，它本身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所以它需要一套新观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并为本身辩护。于是这个社会从新科学的方法和成果中找到了教育的新观念——职业教育。

2. 工业革命为近代职业教育提供了市场需求（必要性）

工业革命是生产积累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对劳动力，尤其是对掌握了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的需求显著地增加了。恩格斯在谈到生产和教育、科学的关系时说，社会生产一旦产生需求，比十所大学对科学的推动作用还要大。工业革命时有三个因素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是大工业机器生产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新要求，即要求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不仅能熟练地操作机器，还要能掌握大机器生产的科学原理，过去传统的“学徒制”已无法满足工业生产对劳动者掌握技术原理的需求；二是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艺学产生了，它使得劳动者有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为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进行广泛的培训提供了便利和可能；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人才储备，以及能工巧匠、奇才怪杰的涌现，为职业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教育人才的基础。

尽管在欧洲中世纪几百年的手工作坊里，已经熏